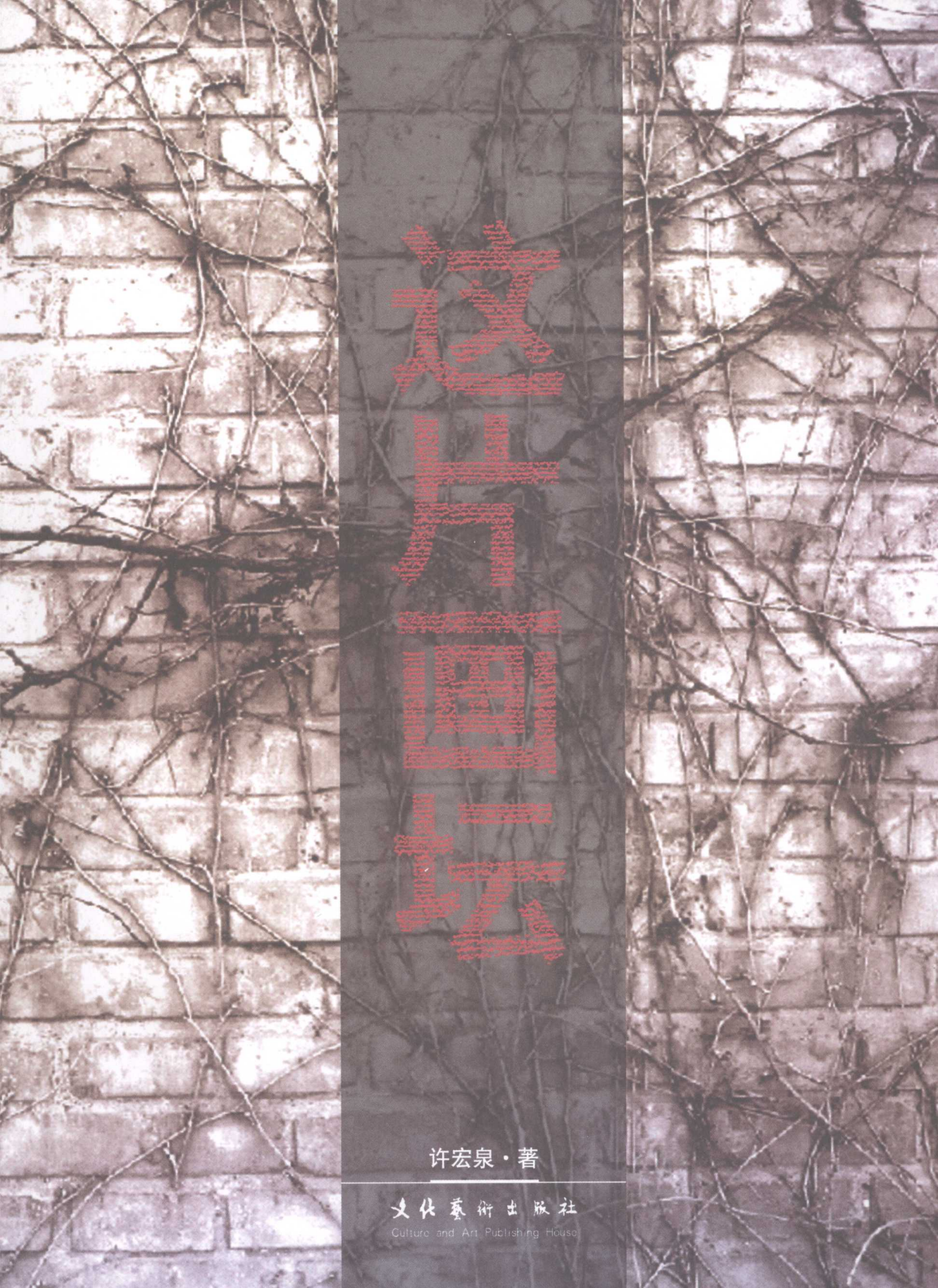




# 这方国土

许宏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这片画坛

许宏泉·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片画坛 / 许宏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7

ISBN 7-5039-3025-X

I. 这... II. 许... III. 绘画—艺术评论—中国—  
现代—文集 IV. J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29 号

## 这片画坛

著 者 许宏泉

责任编辑 张 倩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设计制作 邱特聪 何 燕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http://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mailto: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34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25-X/J · 805

定 价 38.00 元

# 序

崔自默

和州先生,许宏泉兄,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初接触时,宏泉给人的印象是随意、不太认真,慢慢熟悉之后,才会发觉他其实是一个很经意、很仔细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宏泉早年多从事写作,小说和随笔散文极有韵致。他出版过很多种书,还自己动手主编过杂志《边缘艺术》,内中敢说真话、直言,有相当影响。近年,宏泉以画家名世,画了大批画,颈椎也不舒服了,其作品则为很多收藏家珍爱。

到宏泉的画室,与他一起喝茶,听京戏,看他悠闲自在的安然神态,就能立刻体会到他内心的情况。

看宏泉画画,很随意,不故作高深状,文人画所谓的逸笔草草,他是真的把握到了。他的仔细,贯彻到了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千点万点,共同和谐地营造出一个令人有超然

之想的山水林泉。

评鹭时人艺事,假如没有独到的见地是很难进行的。眼前的这本《这片画坛》,是宏泉的新著,包括画坛、画家和对话三部分。“批评的尴尬与批评的境界”等文字,对当代美术现象给予批评,并对相关的批评给予批评。他对当代画家的考察,也很是仔细、真实;连同他的对话“鉴定家谁来鉴定”和“远离艺术”等文字,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画坛的生动切片。

所有东西都会很快过去,随即被彻底忘却;也许在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忽然想起我们眼前的一些事,希望寻找一点真实的东西来揣摩,那么,这些“切片”就是弥足珍贵的了。

感谢宏泉。

2006.5.16



## 画 坛

关于批评:

|             |    |
|-------------|----|
| 批评的尴尬与批评的境界 | 2  |
| 再说批评之境界     | 6  |
| 关于王朔对美术的开骂  | 8  |
| 现代水墨画的现代问题  | 12 |
| 何为收藏家       | 18 |
| 千万别迷信鉴定家    | 22 |

## 画 家

|                |    |
|----------------|----|
| 赖少其·落幕前的辉煌     | 28 |
| 刘知白·白云千载空悠悠    | 30 |
| 刘知白的泼墨山水       | 34 |
| 陈卓坤·苍凉的天真      | 36 |
| 尤无曲·人间能得几回闻    | 38 |
| 关于吴藕汀          | 42 |
| 吴藕汀绘画艺术初论      | 49 |
| 程十髮绘画艺术浅论      | 54 |
| 丁立人·人生看舞台      | 58 |
| 墨缘·僧缘          |    |
| ——读李世南《中国历代高僧》 | 62 |
| 何水法:只研朱墨写春光    | 68 |
| 刘庆和·飘浮的都市人     | 72 |
| 汤文选的花鸟画及其当下意义  | 76 |
| 清丽·古艳          |    |
| ——读彭先诚花卉近作     | 82 |
| 吴冠南的花鸟画        | 88 |

# 目 录

|                 |     |
|-----------------|-----|
| 方楚雄绘画散论         | 94  |
| 吴香洲：新安、吴门之间     | 100 |
| 诗意田园            |     |
| ——读张捷的画         | 104 |
| 李孝萱·山林逸士        | 108 |
| 范扬散论            | 112 |
| 杨彦现象之现象         |     |
| ——兼谈杨彦之近作       | 118 |
| 幽远的温馨           |     |
| ——读方向的画         | 122 |
| 胡秋萍书法琐谈         | 128 |
| 大乐画外            | 132 |
| 孔戈野的画           | 136 |
| 一条路             | 140 |
| 兴来拈笔写修篁         |     |
| ——读高晔近作         | 144 |
| 胡秋萍·杨晓琳·韦斯琴书展小序 | 148 |

## 对 话

|                |     |
|----------------|-----|
| 永恒·崇高          |     |
| ——关于悲剧艺术的漫话    | 154 |
| 鉴定家谁来鉴定 画史必须重评 | 160 |
| 远离艺术           |     |
| ——许宏泉VS吴冠中     | 170 |
| 余杰、许宏泉与刘正成对话：  |     |
| 当代书法的人文关怀      | 180 |
| 透视陈平           | 188 |
| 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     |
| ——许宏泉VS陈丹青     | 198 |



画坛篇



# 画坛

关于批评：

批评的尴尬与批评的境界



我以为，所谓的美术评论应该称之为美术批评为妥。批评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可能因为经历了那场“文革”，人们依然心有余悸，一提及批评立马想到了“大批判”，想到了“骂”字。事实上，艺术发展到今天，“纯洁”二字已被日益膨胀的市场经济和功利性强暴不堪。替代批评的是举目可见的“广告”情境，马屁文章、官样话语、套话大话空话已让我们的美术“大师”们听不得风见不得雨，惟恐搔到痛处。艺术为何如此经不起“骂”？

前些日，《东方艺术》的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王朔对美术界开骂”的批判“檄文”，并强调“批判”二字。我却心猿意马走了题。在我看来，王朔“无知无畏”的表现不啻对美术界的一次极大嘲讽。起码值得我们美术批评家们自省一番。美术批评的当下建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长久弥漫在美术界庸俗的社会学批评不仅仅使得批评家自身陷入尴尬，更令艺术家们感到厌恶、失望。“炒作”与“圈内批评”之虞，“捧”与“骂”的极端表现，大牌“艺评家”的连连失语，商业性、

轰动性的诱惑与批评家精神腐败演出了一幕幕的闹剧。

我曾应某画家之请，代为求“美术史论家”陈传席教授写一篇评论，复收到陈教授的回信，在信中，教授一如既往地以“絮絮叨叨”的口气写道：

我太忙，很多重要著作都来不及写。我这一生误得太多。画家找我写评论太多。前年，我的润笔费是每篇（千字左右）二万至三万，寄钱来的人很多，我只好退了。今年我定下每篇文章至少三万，但大连、宜兴二画家就各寄三万，钱已到我的账户上，文章还没有写，很难为情。

又一封：

××文章马上写，但我确实太忙，最重要是，我的大事不办，天天写这类文章，以后任何人文章不写了。上天拒绝了一位出三万；为了钱影响一生，太不合算。以后有确实十分好的画，先交三万元，少一分不谈。

据我所知，教授的本意是想以高价吓退索求者。但教授毕竟太书生气了。不说大画家，三四

流的地方小名头也比搞研究的陈教授气大财粗。买卖开张，活却难做。陈教授的尴尬还在于：当“买家”收到了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文章，却因陈文中始终未见“大师”之类的字眼而深感不值，甚至要“退货”，这可难为了我这莫名其妙的“掮客”。

说出这段遭遇，只想进一步说明我在多年前说的那句十分无奈、十分片面，却可能十分地道的话：批评家必须独立于艺术家之外——一个“外”字仿佛很冷酷地将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暧昧”或“友好”一笔勾销。这正涉及到了批评的“安身立命”处——独立性。其根本就在于独立的人格。

艺术批评是从视觉到文本，因此它迥别于从文本到文本的文学批评。而不少以文艺、哲学理论转入艺术批评的人，其“视觉感悟”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不信请看他们的批评文本。批评家知识的储备不足、批评家思想的麻木是当下批评学科建立的严重障碍；人文精神的失落，理论的实用主义，逻辑的混乱与语言的疲软，中西杂糅或满纸道禅，故弄玄虚，呓语绵绵……尤其视觉感悟力的麻木和学理的不足成为批评家一点即死的

命门。可见，视觉感悟力和理论素养的训练是当代批评家的“头等大事”。

而一向自恃的艺术家向批评的介入——以其肤浅的只言片语式的“谈艺录”，为夺话语权而“随心所欲”更是令人可叹。虽其偶也不乏胆识与见地，却是不成熟的，缺乏深思的，甚至也是缺乏良知的。（当下纷涌而至的一些“大师谈艺丛书”中均可见此类荒诞。）而一批虽然可能具备一定文艺理论知识或西方现代哲学概念的文本却充分暴露了“视觉感悟力”的“色盲”，任何关于艺术的批评不涉及作品本身起码是不科学的，宏观不是“大而无当”。

这又成了一个两难境地，另一层的尴尬。批评那头失之视觉感悟，从文本到文本，艺术操作者这一头缺少理论导向，仅满足于一己之悟、一家之言，坐井观天。这让我想起最近陈佩秋、刘旦宅、徐建融在上海《书与画》上的“三人谈”，好像三员老老师傅在大谈木工活儿。徐先生曾竭力不加分辨地一概声讨生宣和写意画；徐看到当下“写意画”衰败，尤其是“海派”的衰败，便强行将这种终极归咎于“生宣纸”。再，刘旦宅先生不无自矜说：徐渭的水墨写意在技法上还颇多



欠缺。我想刘先生的心思定是在“木工活”的层面。而陈先生也对当年黄宾虹劝其不要临摹赵幹不以为然，宾翁的卓见不正预示了陈先生今日艳俗板刻的事实吗？徐的讨伐“生宣”实则已沦为一个理论家对所谓“规整画”（这样的一个伪命题）的偏好。令我等失笑。

朋友曾和我谈起陈丹青《纽约琐记》，说到美国观念画家坦西，因为“观念”的苍白而深为出不了杰作苦恼甚至无所适从。又一掉进哲学陷阱的迷途者。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其作品即“艺术”上而非“观念”上。或许，这也是时代的“流行疫”，此间如周韶华、贾又福、刘国松以及当下某些“现代水墨”操作者也都是“观念”高手，他们不屑也无力深入艺术的本质，只好热衷“观念”的炒作，这又是一个“艺术”被“观念”强奸的案例。

令人困惑的还有，权威被颠覆，名家大师频频遭受质疑的批评文本中，却又毫不吝啬地将浮华溢美之词廉价批发给那些“后起之秀”、“画坛怪杰”、“虎王”、“鸟王”们。这种分裂状态经常会表现在同一个批评家身上。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怎么啦，我们的批评家们？敬爱的阿多尔诺

说，“艺术与现实，与这个被统治的世界的认同无异于散布谣言，只能使自己陷于虚假的意识形态”，惟有“拒绝与社会的认同”，才能体现艺术的自尊，真理的价值，成为“自由的象征”。我们的批评更是如此。

近几年来我和朋友一直渴望“绿色批评”，主张“诚实的骂”——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师几乎都是在被“骂”中成长起来的——我的理想的批评境界，是深刻的，具有准则性的，温馨的，富有诗意的，是建立在科学的审美范畴，具有学理精神的艺术。健康的批评文字应该是健康的人格丰满表达，借助艺术家的创造（从视觉到文本）来阐释内心的精神向往和对美的发现的愉悦。以平民的无畏挑战种种陈规与权威，开一时代艺术批评之风气，在我的《这片画坛》中的40篇短文里表达了我有关这方面的努力。

2001年仲夏于北京

# 再说批评之境界

---



批评是一种境界，如同波德莱尔所说，对一件作品的批评“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挽歌”。这样境界中才有一真字，真的才是美的，感人的。它既非学院式的博士论文，亦非网络情境下的时尚批评。

有意味的是，这“批评”二字对当代艺术家尤其从事架上绘画的艺术家，竟同一个小冤家，恨不得喜不得。喜，在他们看来，批评有益成功（出名）的重要性尚能明晓，也未必有“批评家是艺术家的敌人”的偏颇了；恨，倒实在因为受不得骂。于是，沸沸人世，浓郁如酒，大家便都醺醺然和稀泥，如苏州朋友常说的：捣浆糊。

关于批评的效应，鲁迅先生有段妙论：

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之《“京派”和“海派”》）

鲁迅先生是深知中国文人的心理和心态的。

石谷风师曾对我说一段民国时期北平艺坛的轶事，后来，被石师写在《古风堂谈艺》中，今又在董桥先生的书中读到，不妨抄录：

1936年春天，张大千从苏州到北平开画展，当时在《实报》当记者的画家于非闇常在报上吹捧张大千，说张大千画的《仕女扑蝶图》题诗“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徐燕荪听说“徐娘”是影射他，控告大千诽谤名誉，在报上写文章百般

讥诮，北平市民大感兴趣，等着看徐、张对簿公堂。

忽然，报上消息说，两位画家要在中山公园摆摊擂台，各展出一百幅作品比高低，街头巷尾于是纷纷议论，人人期待画展的盛况。张大千在公园的董事会展厅展览，徐燕荪在水榭展厅展览。开幕那天，展厅还没有开门，两家的作品八成都贴了预订的红纸条，仕女图订价同是大洋一千。展览结束，两家送货，标三百元的画只收三十元。石谷风后来才知道，挂红纸条是朋友捧场，空的，叫“媒子”，展期内重定画件才是实买的主顾。

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中山公园柏树林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并肩散步说笑，像亲兄弟一样亲热。石谷风走近一看，竟是徐燕荪和张大千！张大千的女婿萧建初后来操着四川口音对石先生说：“张先生这个人是跟谁都不吵架的。他同徐燕荪相勾结，唱的这出戏叫连环计！”（见《从前·寥寂》）

批评与被批评者反批评者是不应该纠缠于私人的恩恩怨怨的，不应该带有任何动机色彩。

批评家不是法官，无权审判别人是非，或居高临下，故作语重心长倚老卖老教训他人。

“中国人对君子要求最高，对君子的追求最执著，君子的标准相应也最苛刻，结果却是，中国的伪君子反而最多。谁都想以君子自居，谁都想假借君子的名义对他人进行批判，到头来，泱泱华夏，竟成了伪君子的名山道场。”这是周泽雄《动机批评质疑》一文中的话，对“动机批评”，周则以为：“动机批评不仅文格卑劣，人格尤其卑劣。”到位！

2001年于北京

# 关于王朔对美术的开骂

---



有人要我就王朔关于齐白石、张大千、唐伯虎的胡言乱语（见《艺术世界》2001.1）来作批判，并说：“对王朔这样的角色费不着‘商榷’之类的客套。”王的文章原是篇访谈录，虽很“画盲”，却十分刻薄。不过，这回美术界似乎并不作多大反响。我想，大概不只是因为人们对承受批评的心态不同往昔，那么，是故意不上王朔这厮的当？倒是在网上也见到了几点愤懑的“唾沫”——几位美术理论工作者不痛不痒地傻吼了一通。至于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则心想你王朔“老外”，不与你计较，玩完了吧！因此，尽管王朔的“开骂”比当年李小山这位南方的愤青“对偶像的褻渎”要“刻骨铭心”得多，也断然不会再在美术界投一石而“开花”。呜呼！死一般沉闷的画坛，看来真的麻木不仁了。你说是进步，可分明是多而不元，后而不现代。奈何？

那么，我还有必要再傻一下，装着正经儿讨论一番齐白石是否能画人物，张大千算不算大师，唐伯虎泡没泡过小丫头？我忽然觉得挺敬佩王朔这厮。你不必说王朔太俗太大众太流氓口

吻，你可以精英可以学院派，这里摆明的就是“无知无畏”，放心大胆地开骂何必斤斤畏缩知识渊博不渊博。你可以正统，可以主流，可以做你的博士论文，学术一番，这里玩的就是“郎里个郎”，干嘛卖你们的账，之乎者也的一通。有问“北京号称文化古都、文化中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以流氓自居而且招很多人喜爱的家伙”？（《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见《书屋》杂志2001.2）首都就什么都能权威了吗？文化霸权的消解到颠覆过程，流氓文化的泛滥是应时而生的必然。从这以流氓嘴脸出现的文化状态中我们却能感到一种正义的慰藉。中国人太缺少幽默感。遗憾的是王朔的“玩世不恭”未必是幽默，但比起那些故作斯文的矫情批评家们，王朔到底是条汉子，迥异那满世界细皮嫩肉的“奶油”。那么，那曾叫板刘大师等人的陈传席算不算好汉？周韶华曾义愤填膺地说：陈某骂的都是在美术史上作出了大贡献的人。要为尊者讳，真的算民族传统的美德？其实，陈博士的“骂”也不过是揭揭像刘大师辈的私处而已，可能这仅是陈博士做学问的副业，与

学术本无多大关系。

话说回来，就算王朔不懂装懂，你说“隔行如隔山”好了，翻翻眼下“类八股式”的美术批评文本，有几句“行里话儿”，未必能像王朔这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作拯救状。批评与反批评被批评从来就是智慧与气质的较量。当今画坛，实在缺少堪骂者与堪骂的气质。很多人一厢情愿地以为鲁迅若不是过分纠缠于那些无止境的批评甚至谩骂或许能写出更多的《祝福》来，但真是如此鲁迅便不成其为鲁迅了。回望鲁迅和鲁迅的时代，在所谓的“围剿”与“反围剿”中，我们仍然能感到一股生机一股活力。可我们的美术界，何时能有真正意义的批评！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实在没有比美术界更令人窒息——官僚、马屁、媚俗、堕落、丑陋、贫乏、浅薄……从深厚的文化背景渐渐地渐渐地走向时尚，走向假大空、走向庸俗的社会学——还侈谈什么禅意、后现代、独立之思想呢？已有人道出了评论家们的一种尚未自省的批评态度：对于新生的，最好不急于发言，免得闹笑话，授人话柄。这正是评论家们的命门所在，一点即死。

批评本该是评论家的责任，只要不是谩骂，不是青红帮之间的恩怨情仇。愿我们能够挑起“批评”的责任，“人人都说你是好人的时候，就是你的灾祸”。“野兽派”在“骂”声中诞生，凡高在骂声中走向世界，卫慧与棉棉在骂声中脱颖而出……奇怪，惟独今天的画家如此惧“骂”！

但愿王朔的“骂”能唤醒我们，美术界可以不喜欢也不需要王朔，但不能没有诚实的“骂”！

2001年7月13日夜匆成于亚运村

附记：王朔对齐白石等的批评，非王朔有此识见，毛泽东1964年7月18日有批示称：“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在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共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共和能画人物的。”





【羽毛自知美】齐白石 作品